



“我们就是创意源材料的提供者，设计师们、开店者们、爱好者们，会根据他们自己的创意去再造。整个旧物仓成为国内爱旧物的人们的一个去淘之处，所以旧物们就会从厦门出发，奔向各地包括世界，比如今年有一批可能会去伦敦。在空间上它们比较像是在旅行，从原来被遗弃到现在被珍惜和买走，我想它们应该也是开心的吧！”

除了让它们的生命存续得更久，杨函憬还有把旧物做得更艺术的idea，在团队内设立了一个城市记忆工作组：“把物件们分类整理、拍摄，并去探求往日生活美学的原意，这样，便可以用物品复原这个城市那些消失的老城区的生活故事，最后集结出版、展示。这个展已经连续做好几年了，比较接近旧艺术项目。最近我还在幻想，去建一个花砖的迷宫，或者是一座花砖的体验式的再现场，当然这些都需要有理想的支持者出现才能达成。”

在与旧物打交道之前，杨函憬是个普通的工作者，做着和品牌策划有关的事，也创业过、破产过，所以他说，他实际上感谢着那些“破烂们”救下了他，给了他再生长的时间和实践自己美学理想的土壤。但或许，旧物 and 有心人，是种互相拯救的关系。不受世俗和常规的干扰，旧物再度绽放光华也难，一个人追求心中的梦想也难。当他们遇到彼此，就成全了这桩美事。就像杨函憬的金句说的，“你去你的未来，我回我的过往。” ●



生活周刊 × 杨函憬

Q: 收集过的旧物里有没有最心水的？

A: 可能是几张以前厦门的南音黑胶唱片吧。收到的时候很惊喜，因为这有可能是厦门最早被记录的声音。就顺着去查，了解了1906年的时候，国外广播公司如何进入中国，如何在各地录制这些乐声，以及这些唱片今天为什么又流落出来。还有就是一台古董打字机，居然是爱马仕的，查了好久才发现那是当年海明威等作家都梦想的。但我更感兴趣的是，这台打字机怎么来到的厦门，以及中途经过的人家及故事。这也和厦门当时与世界的联系频繁有关。

Q: 现在团队的组成状况怎么样？

A: 我们整个团队大概接近50人，做的和旧物相关的事情太多了，很多人很不理解：“卖个破烂还要这么多人！”这其中有新媒体的，有设计的，有产品开发的，有现场营运的，完全就是一个理想主义公司的样子。我们都把自己叫搬砖工，确实每个人真的都会涉及到搬砖。

Q: 如何平衡旧物的生意这种商业性质的东西和你的美学理念？

A: 在一个商业的社会里，我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是无论如何扛不起囤积的资金压力的。旧物每天都在被时代抛出来，面对旧物，全部卖掉的话，只完成了商业上的循环，时间与情感上的投入纯粹白费，而且再要集中，比登天还难。一直平衡不好，只想做什么都以美和好为准则，商业反而是次要问题。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得比较苦，有时甚至要靠四处挪借来培育这些理想事物，有时则是靠我们服务一些比较有理想的商业案来反哺。

Q: 最近旧物仓有了新址，开新仓了，和以前有什么不同？

A: 新仓开始把从旧物堆里生出来的事物一个个展现在场里了，比如从老食器发出的中古厨房，比如从手工艺发出的生活美学院，比如从花砖发出的花砖银行和再现计划商店，也包括全世界最破烂的good one咖啡馆，所以新仓更多像一种复古生活的大集成，有2000多平方米。旧仓只有旧物，新仓还有生活。

Q: 中古厨房、生活美学院等也是除旧物仓之外，从旧物生发的主意，介绍一下？

A: 可能是因为我们不死心，在做旧物后，还想回到生活方式本身的经营吧，所以又用旧食器及手工艺培育起了这两个项目。中古厨房是一个开放式的体验厨房，也更像是一个旧食器的展示中心，没有预料到的是它居然成了一个独立的第三方风物食材的评测中心！生活美学院后来又延伸出了生活美术馆，开始也仅仅只是想再现那些消失的手艺，把它们变成课程来传习。美术馆很有意思，就是想展示每个人独立的活法及状态，以及他们所营造的事与物。它们与旧物仓一起，构成了现在的G1生活美学实验工场。



关于旧物这件事，好的东西，每每只有一件，不可多得。每一个都会给你讲起过去你不曾经历的种种故事，它们不像新东西，是有温度与感情的，是生长于心的生命。

花砖的采集很辛苦，需要师傅们一片一片地徒手敲打和人工搬运，毁损率差不多在50%。“也就是十片里可能只有一半是完好的，还好我们碎片也会留下来，整整这几年间，救下的花砖共计有十几万片，几百吨。” 杨函憬说。

## 再造城市记忆仓

那个1000平方米的“good one旧物仓”，就是这么存放了包括花砖在内，杨函憬近五年以来的所有“藏品”，当时光运输就装了30多车，花了前后一周整理。花砖的分量尤重，后来还另辟了一个新仓，只为花砖。堆积如山的旧物怎么处置？这和杨函憬对旧物的理解有关。

“和富含文化艺术价值，价格却高得离谱，仅用来收藏的古董不同，旧物大多是可再循环进入生活中使用的。经过修复及再造，甚至包括功能的转换，它们是可以被更多人触及的。在旧物仓里，听到最多的话是，‘这个我小时候玩过’，‘这个我外婆家也有’，几乎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一份自己独特的记忆，在这样的过程中，便多了一个人认同了这件宝贝。”

“抢救和采集不过是杯水车薪，再现于生活才是温暖的回归。” 持续的城市记忆仓，而非单纯囤货的仓库，是杨函憬赋予旧物仓的期待。就拿花砖来说，团队设计了不少花砖冰箱贴、胸针、包袋、相框……地面对花砖来说是危险的，脱离地面，如把它铺在木桌的中心，自己也能轻松手动替换花色，这些小周边都很受“旧物粉”们的欢迎。

